

武汉工人文艺创作丛书

曲艺第一辑

二上廬山

武汉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 編輯
武汉市群众艺术馆

刘振武等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兩篇曲藝：“二上廬山”是一篇快書，描寫一個老工人，在解放前受窮受苦受壓迫，反動統治者逼着他抬轎上廬山，還打折了他一條腿。解放後，黨和政府對他的關懷無微不至，送他到廬山去休養。作者通過這一老工人先後兩次上廬山的故事，對新舊兩個不同的社會，作了鮮明的對比。漁鼓“我們的生活變了樣”，描寫解放後工人群眾翻了身，當家作主，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顯著的改善。

二 上 廬 山

武漢市工會聯合會宣傳部 編輯
武漢市群眾藝術館
劉 振 武 等 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 $\frac{1}{2}$ 印張·9,000字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統一書號：T10106·173

定 價：(5) 0.06元

二 上 廬 山 (快書)

武鋼工地 刘振武 野 馬

六月里好热的天，
火紅的太阳挂天边，
晒的凉水能燙手，
晒的地皮象爐盘，
晒的青草低了头，
晒的树叶直发粘，
晒的柏油馬路冒气泡，
走道都把鞋底沾。

(白) 好热的天哪！

你別看天气这么热，
有些人天天圍着爐子打轉轉。

(白) 那位同志說了，八成这些人都有病吧？

哼！你才有病呢？

馬丁爐哪天不出鉄，
炼鋼厂烟囱哪天不冒烟，
火輪船哪天都在大海跑，
火車头沒人燒火不动彈，
俺工地有个李老汉，

燒開水燒了整八年，
天天圍着爐子轉，
開水壺總是們們直叫喚。

(白) 你看！這有病能干的了嗎？

李老漢今年六十零三歲，
按勞保規定早該退休養老回家園，
何況他還有條殘廢腿，
走起路來不方便。

領導上決定送他去養老，
動員了幾次白動員，
到現在仍在工地燒開水，
干這活他可真有些老經驗，
添煤、壓火找的准，
熱開水一天到晚你倒不完，
掏爐灰是一邊掏來一邊撿，
發黑的煤核攔在一邊。

鐵水壺擦的淨光亮，
當鏡子照人能使喚，
因為他工作干的好，
年年選他當模範。
這幾天天氣熱得很，
李老漢忙得手不停來腳不閑。
這一天他掏罷爐灰正添煤，
從門外進來勞保委員周風山：

(白) “怎麼樣，李大爺，這熱天夠噲吧？”

“哎，没什么。”

“誰还没过过三伏天，

劳保委員你坐下，

来，給你蒲扇搨一搨。

找俺八成有啥事？”

“嗯，有点事想跟你老談一談。”

(白)“什么事？說吧。”

“这可是桩大喜事，

保管你听了怪喜欢。”

(白)“什么事呢？”

“明天叫你上疗养院……”

(白)“啊！养老院？算啦吧，

这件事趁早你別談，

俺要想养老早去啦，

不用三番两次来动员。”

(白)“瞎！不是养老院……”

“什么院？还能是上托儿所嗎？”

“唉，是疗养院。”

“养老——疗养——噢，俺弄錯了，你說吧。”

“領導上批准你休养三个月，

明天就动身上廬山……”

(白)“啊！上——廬——山？！”

李老汉一听上廬山，

不由一陣好心酸，

眼泪圍着眼圈轉，

呆呆的楞了老半天。

(白)“怎么啦,李大爷?”

“啊!啊! 没什么。”

李老汉说罢拿出旱烟袋,

就着爐子点上烟,

回身坐在板凳上,

“巴达, 巴达”抽的欢,

(白)“怎么样? 李大爷,你到底去不去?”

“别忙,让我考虑考虑……。”

周凤山一听心納悶,

这老头的脾气真新鮮,

别人想去捞不着,

叫他去,还得来个說服和动員。

(白)好,那就动員两句吧:

“李大爷,都只为咱当家作了主,

劳动人民掌政权,

这是党对咱們的好心意,

所以才……”

“算了吧! 难道說我白活了六十三,

喝水忘不了打井人,

党对我的好处三天三夜講不完。

这个道理俺全懂,

不用你成本大套往外端。

上廬山可倒是桩大好事,

(白)不过……”

“啊，我懂了。你的工作？”

明早有人来接班。

你就尽管放心去休养，

看看风景逛逛山。”

“不去，不去，我不想去。”

(白) 怎么，不想去，为什么？

“这……唉！

廬山沒啥好希罕。”

(白) “啊？！”

“民国三十八年俺去过一趟……”

(白) “你去过？”

“可不是，还陪着个国民党的張专员。”

(白) “啊，那时候你是……”

“是什么？哈……哈……是个穷光蛋，

穷的都没有裤子穿。”

(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没什么。”

李老汉说罢落下了伤心泪，

一旁闷坏了劳保委员周风山：

“李大爷，你有什么难心事？

还是身上不舒坦？

有啥事情尽管讲，

何必哭哭啼啼泪涟涟。”

李老汉深深叹了一口气，

狠狠的抽了两口烟：

“噫！提起这事話就长啦，
事情出在十年前。
那时候俺給地主帮长工，
俺东家他是个大汉奸。
有一天他家来了一群客，
說是什么他娘的張专員。
带着太太和小姐，
还跟着护兵一个班。
俺东家平常的威风可不小，
这回他，活象那小巴狗摇头摆尾圍着这个張专員。
每頓飯吃的是山珍与海味，
吃完飯再抽鴉片烟。
乱女人找来三、四个，
晚上陪着打八圈。
一住住了半个月，
要帶着一家大小上廬山。
这一天，俺东家把咱长工叫了六个去，
叫俺們上船送送張专員。
俺一听心里直納悶：
这好事还能往咱身上摊？
这不是又出什么鬼道道，
要在俺們身上打算盘。

(白) 唉！管他呢？

能上廬山走一趟，
这一輩子活的也不冤。

俺六个挑起三个大藤椅，

还有那鷄、鴨、魚、肉、大酒坛。

霎时来到碼頭上，

随着专員上了船。

在船上人家大吃鷄、鴨和魚、肉，

俺六个每人啃着个凉飯团。

这一天来到廬山下，

(白) 喏！真是座好山咧！

四大名山不虛傳。

只見那蒼松翠柏連成片，

滾滾的白云罩山巔。

那羊腸小道窄又細，

弯弯曲曲通上山。

俺六个正觀山上景，

小护兵扛来六根大竹杆。

三个藤椅忙摆好，

竹杆就往下边穿。

(白) 噢！俺一看明白了，是讓俺来抬轎呀！

俺說嘛！好事不能白給咱。

专員、太太、小姐一窩子都上了轎，

俺六个弯腰把竹椅抬上肩。

坐这个东西可真美，

走一步来一忽扇。

三坐椅轎中間走，

一班护兵在两边。

(白) 喘，好威风哩！

这山又高来路又窄，

累的俺腰又疼来腿又痠。

張专员坐在轎上搵着芭蕉扇，

喝着开水吃餅干。

俺一路小跑他嫌慢，

回头給俺两皮鞭。

人家上山是来逛景，

俺六个活象上刀山。

从早晨抬到下午三点半，

沒喝水来沒打尖。

渾身哆嗦出虛汗，

餓的肚子直叫喚。

四肢无力腿发軟，

头发漲来眼发藍。

俺身子晃了两三晃，

“咕咚”倒在山坡边。

張专员鬧了个狗啃屎，

摔的嗷嗷直叫喚。

碰破鼻子跌伤臉，

門牙掉了大半边。

这小子可真急了眼，

叫护兵拿来大皮鞭，

劈头盖臉抽一頓，

条条伤口血漣漣。

皮鞭抽来不解恨，
叫护兵把俺捺在地上边，
一顿马棒打折了一条腿，
差一点进了鬼门关……”
李老汉說的咬牙恨，
周委員越听越心酸：
“李大爷，旧社会咱穷人挨打遭罪都一样，
可今天和过去大不然，
上次是抬着那些吃人魔鬼把山上，
这回是国家送你上廬山。
我看你还是快收拾，
明天一早好赶船。”
李老汉低着头来不言語，
沉吟半晌开了言：
“老周啊，我看还是先讓別人去，
俺要去实实在在有困难：
你看这条殘廢腿，
走起路来太麻煩。
廬山山高千百丈，
羊腸小道行路难，
野草丛生路难走，
俺得啥时爬上山。
讓俺坐过去俺抬过的轎，
坐在上面心不安。
抬轎的知道抬轎的苦，

上山人知道上山难。
回去你替俺給党委書記捎个信，
謝謝組織上照顧俺。
俺一定把工作全干好，
但愿俺能再活几十年，
多燒几年开水壺，
多多少少算貢獻。”
老周听罢哈哈笑，
“李大爷，你怎么还坐在井里來觀天。
如今世道大改变，
廬山可不象从前。
现在是，盘山修起大馬路，
汽車一直开上山。
你說那时候坐轎挺得勁儿，
这比坐轎还舒坦，
又不晃，又不顛，
走的快，又安全，
你再逛逛五老峰，
你再看看烏龙潭；
你去尝尝云务茶，
你去看看三壘泉。
蔣介石过去是年年夏天來避暑，
今天來的是战斗英雄和模范。
依我說，啥事你都別顧慮，
你还是准备准备上廬山。

这是你的輪船票，
这是你的伙食錢，
明天早晨八点半，
在碼頭集合好上船。”
李老汉接过錢和票，
感动得点点泪珠挂腮边。
这廬山，俺一輩子先后去两趟，
这两趟相差一地和一天。
头一回上廬山叫人家打折一条腿，
这一回是国家送俺上廬山；
头一次是人家逛景俺抬轎，
这一回是上山休养九十天。
这真是两个社会两样事，
一个苦来一个甜。
李老汉明天要上廬山去休养，
我也得歇歇喘喘抽根烟。

（选自“武鋼工地之花”）

我們的生活變了樣

(漁鼓)

吳牛乃

漁鼓响梆梆，
听我把歌唱，
唱段感謝共产党，
胜似亲爷娘。

自从得解放，
生活變了樣，
月月余錢存銀行，
不再鬧飢荒。

工人真快乐，
还把文化学，
文艺活动真不錯，
演戏又唱歌。

工伤和疾病，
随时可以診，

吃藥住院外打針，
不用你操心。

冬天大雪降，
保暖把寒防；
热天防暑办得强，
备有酸梅湯。

过去听人言，
工人老了就討飯；
如今退休政府照管，
生活有靠山。

党的恩情深，
几天說不尽；
共产党是大恩人，
血肉不离分。

工人做主人，
建設要加勁，
挖掘潜力找窍门，
生产大跃进。